





繪畫魯迅小說

豐子愷作

上海萬葉書店印行



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五日初版 · 一九五〇年五月廿五日再版

有著作權 繪畫魯迅小說 不許翻印

基價拾捌圓

編繪者 豐子愷 行者 錢君匋

發行所 萬 葉 書 店

上海南昌路四三弄鄰園卅七六號
電話 84979 電報掛號 590050

序言

抗戰初年，我在廣西宜山的荒村中，曾經爲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譯作繪畫，寄交上海開明書店刊印。這是十年前的事了。最近我翻閱魯迅先生全集，覺得還有許多篇小說，可以譯作繪畫。我選了八篇，逐篇繪圖，便是這一百四十幅。

我作這些畫，有一點是便當的。便是這些小說所描寫的，大都是清末的社會狀況。男人都拖著辮子，女人都裹小腳，而且服裝也和現今大不相同。這種狀況，我是親眼見過的。辛亥革命時，我十五歲。我曾做過十四五年的清朝人，現在閉了眼睛，頗能回想出清末的社會形相來。所以我作這些畫，比四十歲以下的畫家便當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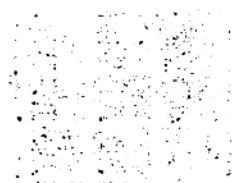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先生的小說，大都是對於封建社會的力強的諷刺。賴有這種力強的破壞，纔有今日的輝煌的建設。但是，目前的社會的內部，舊時代的惡勢力尚未全部消滅。破壞的力量現在還是需要。所以魯迅先生的諷刺小說，在現在還有很大的價值。我把牠們譯作繪畫，使牠們便於廣大羣衆的閱讀，就好比在魯迅先生的講話上裝一個麥克風，使他的聲音擴大。

阿Q正傳，因爲早已由開明書店出版，而且現在還在印行，所以不再收在這集子內了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，豐子愷記於上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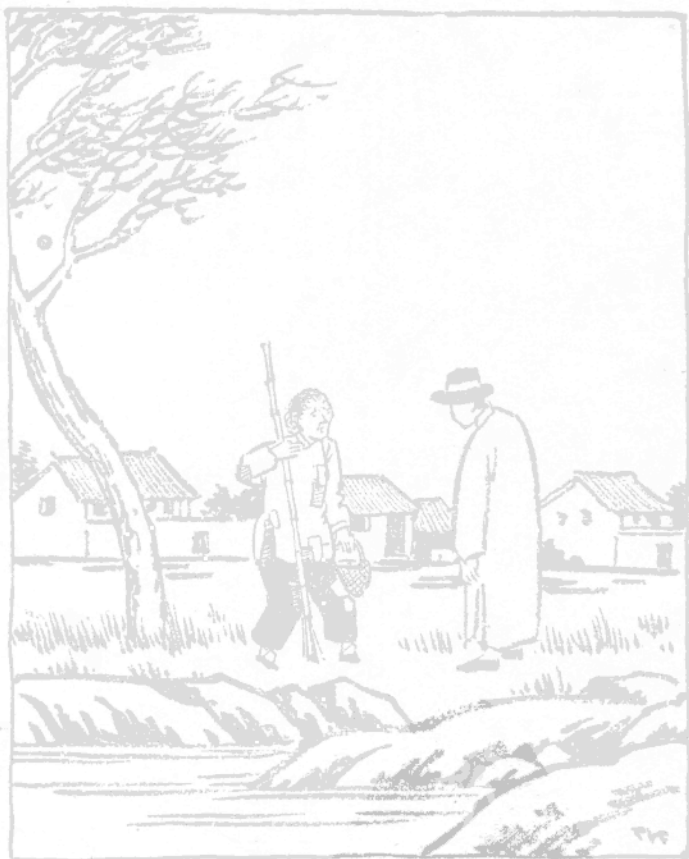
目次

序	三
祝福	八
孔乙己	五九
故鄉	六六
明天	六六
藥	六六
風波	六六
社戲	六六
白光	六六





舊歷年底，送籩的爆竹聲中，我回到故鄉魯鎮，暫寓在四叔家裏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在河邊遇見祥林嫂……五年前的花白頭髮，已經全白，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。臉上瘦削不堪，黃中帶黑，……彷彿是木刻似的。……她一手提著竹籃，籃內一個破碗，空的，一手拄著竹竿……分明已是一個乞丐。我站住了，預備她來討錢。「您回來了」她先這樣問。「是的。」「這正好。你見識多，我正要問你一件事。就是——一個人死了之後，究竟有沒有魂靈？」我悚然了。……這裏的人照例相信鬼，……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？我吞吞吐吐的說，「也許有罷。」「那麼，也就有地獄？」「阿！地獄？論理也該有，然而也未必……」「那麼，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見面的？」「唉，見面不見面呢？……實在，我說不清……」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，邁步便走，恩恩的逃回四叔的家中。



“一個人死了之後，究竟有沒有魂靈”？

傍晚，我聽到四叔高聲的說，「不早不遲，偏偏要在這時候，——可見是一個謬種」……晚飯前短工來沖茶，我問，「剛纔，四老爺和誰生氣呢？」還不是和祥林嫂？」短工簡捷的說，「祥林嫂怎麼了？」我趕緊問，「老了。」「死了？」我的心突然緊縮，幾乎跳起來……鎮定了自己，接著問，「甚麼時候死的？」「昨天夜裏，或者就是今天罷，——我說不清。」「怎麼死的？」「還不是窮死的？」他淡然的回答，出去了……晚上，我獨坐在菜油燈下想：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，被人們棄在塵芥中的，……從活得有趣的人們看來，恐怕要怪訝她何以還要存在，現在總算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……先前所見所聞的她的半身事迹的斷片，至此也聯成一片了。

——原文節錄



“怎麼死的？”“是不是窮死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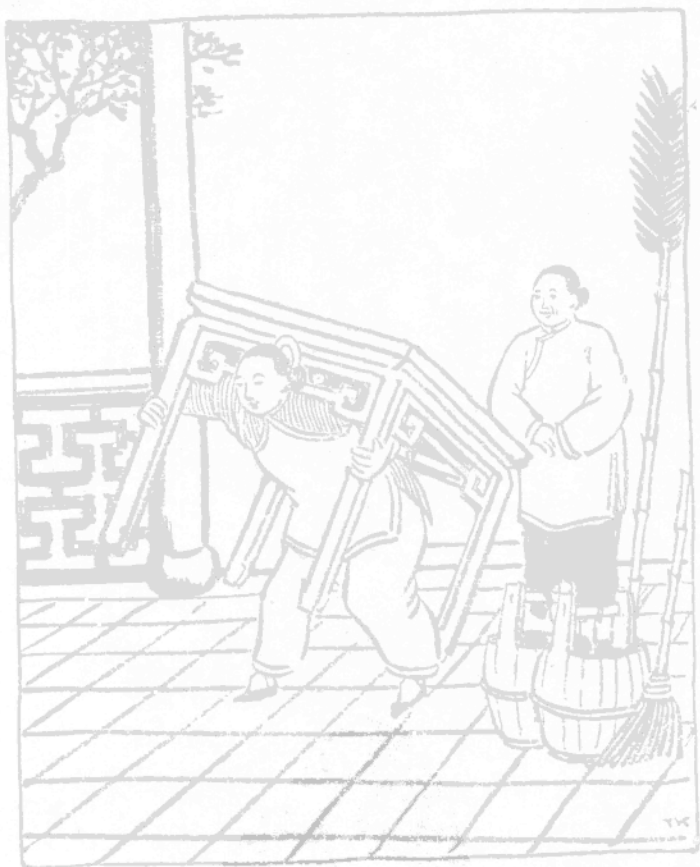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年冬初，四叔家裏要換女工，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。頭上紮著白頭繩，烏裙，藍夾襖，月白背心，年紀大約二十六七，臉色青黃，但兩頰還是紅的，衛老婆子叫她祥林嫂，說是自己母家的鄰舍，死了當家人，所以出來做工了。……四嬸看她模樣還周正……很像一個安分耐勞的人，便不管四叔的皺眉，將她留下了。……每月工錢五百文。……直到十幾天之後，這纔陸續的知道她家裏還有嚴厲的婆婆，一個小叔子，十多歲，能打柴了；她是春天沒了丈夫的；他本來也打柴爲生，比他小十歲……



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了。

四

日子很快的過去了。她的做工卻毫沒有懈，食物不論，力氣是不惜的。人們都說魯四老爺家裏雇著了女工，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。到年底，掃塵，洗地，殺雞，宰鵝，徹夜的賽福禮，全是一人擔當，竟沒有添短工。然而她反滿足，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，臉上也白胖了。



實在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。

五

新年纔過，她從河邊淘米回來時，忽而失了色。說剛纔遠遠地看見一個男人在對岸徘徊，很像夫家的堂伯，恐怕是正爲尋她而來的。四孀很驚疑，打聽底細，她又不說。四叔一知道，就皺一皺眉，道：「這不好。恐怕她是逃出來的。」

她誠然是逃出來的。不多久，這推想就證實了。

——原文節錄